

上世纪70年代末,徐迟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,像一道科学的闪电,照亮了当时渴望科学的中国。在此之前,一个18岁的上海青年,自学数学的时候接触到陈景润对有关哥德巴赫猜想“给出的证明(陈氏定理)”,虽然完全不清楚细节,但他认为自己弄懂了大致的证明思路。

他就是当今的大数学家张益唐。请记住这个名字。最近,他在北大的演讲上了热搜。

张益唐成长经历的时代背景与上海背景都非常鲜明。他1955年出生在浙江嘉兴的平湖,父母亲都在北京工作,张益唐从小由在上海的外公外婆抚养。此儿从小聪慧,当时出版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共八册。张益唐积攒了两个月的零用钱,用六毛五分买了第八册《数学》,后来又分别买了《动物》和《地质地理》,三本书看完,他发现自己对数学最有兴趣。他四五岁时最喜欢读地理书,能背出大多数国家的首都名。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父亲张以进注意到儿子超强的记忆力,说“这个小人将来不得了”。真是知子莫若父。张以进1991年病逝,未能看到儿子不得了的时候。

「庾信平生最萧瑟,暮年诗赋动江关」

一位数学天才的上海印记
何亮亮

家的后院,张益唐没有等到梅花鹿。他漫无目的地转悠着,又陷入了沉思当中。

而就在那一刻,仿佛一道亮光照射黑暗,使得蜿蜒的小径变得清晰起来。他忽然想到了证明的方法——他脱口而出:Why not?(为什么不?)

他非常肯定,这个方法是有有效的。‘我明白了数字、方程一类的东西,虽然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。’张益唐说,‘有时候感觉非常奇特。可能是数字、可能是方程,也可能是幻觉。我知道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填补,但我想我应该可以作出证明了。’

想到这,他就回屋了。张益唐没有把那一瞬间的顿悟告诉任何人,因为他知道,这离完成整个工作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从科罗拉多回到新罕布什尔大学后,张益唐用了半年的时间,完成了论文,其中还花了几个月,对论文做了系统性的检查。

到最后,他非常有信心,他的论文是正确无误的。”

2013年4月17日,张益唐把论文正式投到《数学年刊》杂志。论文题目是《素数间的有界距离》。世界权威的这本年刊,以异常的速度通过审核,发表了这篇论文。由于张益唐攻克了朗道-西格尔零点猜想,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(至少是之一)。

从此张益唐的人生轨迹当然不同了。喜欢葡萄酒的他笑称,以前只能喝4美元的葡萄酒,现在可以喝10美元的了。

相隔多年之后,张益唐回到上海探望母亲。2013年论文发表后,受中科院的邀请,张益唐回国了。张益唐的妈妈和妹妹,时隔25年后,终于见到了他。据记载,那天是他妈妈83岁生日。令人意外的是,见面时,没有呼天抢地,也没有眼泪,老人家很淡定。

“儿子,你回来了?”

“姆妈,儿子回来看你了。”

“益唐,你回来姆妈就放心了。身体好吗?”

“姆妈,我身体好得很,一点病都没有。”

“让姆妈看看你,嗯,我儿子没有瘦,也没有老。”

平平常常的对话,好像张益唐只是出了个短差,又回家了。见面后两个月,张益唐的母亲就去世了。

张益唐喜欢武侠小说、俄罗斯文学与古典音乐,特别是贝多芬的作品。他形容自己的经历,引用了杜甫的诗句:“庾信平生最萧瑟,暮年诗赋动江关”。

一位作者在某报上写道:廖静文的回忆录《徐悲鸿一生》,第一页上有一幅廖静文的油画像,下面是她的一段文字:“仅以此书为一束洁白的、素净的鲜花,敬献在悲鸿的墓前……”噢,廖静文怎么可能写“仅以此书”?赶紧查阅原文,果然是“谨以此书”!唉,又是一个低级别的错字出现在一家老牌报纸上,莫非“无错不成报”的魔咒又应验了一次?

或因职业惯性使然,撤出职场多年,至今仍对错别字敏感兮兮。举凡书籍、报刊、电视、网络乃至各种自媒体上的错别字,甚至在大街小巷旁、商家店铺里、飞机火车上,一不小心瞥见若干错别字,便感觉不爽起来,如同眼睛里吹进一粒沙。40年前,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《读书》上撰文《错字小议》,说“天天看书看报,天天看见错字”,如今这种现象似乎不仅未见改观,反而日趋普遍而严重。且不说路边广告上的“另售”补胎“冲”气、装“璜”、招聘“启示”之类的错别字触目皆是,且不时窜上手机推送、电视荧屏。诸如“稍候”误作“稍后”,“孰料”成了“殊料”,“反应”与“反映”错位,“截止”与“截至”、“板块”与“版快”混搭……不胜枚举,司空见惯。甚至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都“三合一”,几乎同化为一个“的”字了。

其实,写错个把字无需大惊小怪,谁不会写错字呢?然而,可悲而可怕的是对错别字熟视无睹,习以为常,不以为意,漫不经心,认“错”为“对”,以致有些字被集体无意识地写错,且觉得理所当然,错得“理直气壮”。而因见错胸闷,难耐缄默,我便多管闲事,小题大做,对相熟的作者和编辑,更是直言不讳,屡屡捉错。有朋友说我有文

字洁癖,哈哈,评点到位!

近年来,一个“其”字常令人纠结。即便在重要的官方文件里、主流报刊上,“其间”常被写成“期间”,几成痼疾。尽管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早在14年前的《2008年十大语文差错》中就判定,“期间”是出版物上容易用错的词,明确指出“期间”前面必须有修饰语,指明具体的某段时间,才能够充当句子成分。这个词是不能单独放在句首做状语的。可见,虽一字之差,句首却不可将“期”替代“其”的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,这个错字在官方发布的疫情通报中就不乏其例,每天见报:某病例“人关后即被集中隔离观察,期间出现症状……”。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媒体,对官方通报一字不改,使之广泛散播。是嘛,这算什么错呢,无关紧要呀!偏偏有固执者如我,忍无可忍,致函发布网站,请求纠错。主事者如善如流,当即与疫情发布机构沟通,并回应称:经核实,从今天下午的通报开始,我们都改为“其间”。谢谢指正和指导!果然,今年2月后上海的疫情通报里,同样句式中的“期间”消失了。于是稍感宽慰。但至今仍时而在重要公文和媒体文章里,与之邂逅,每每泛起丝丝苦楚。

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之重要,毋须赘言,以汉语为母语者当匹夫有责吧!对错别字即便不说“零容忍”,起码也应该少宽容。尤其是政府部门、组织机构、大众媒体的示范引导之责,万不可疏失。曾读到一则报道,在“浙江书法奖·沙孟海奖”、第十届全浙书法篆刻大展的评选中,3668名书法作者的4733件作品,初评入围不足500件,终评获奖352件。有些作品看似漂亮,却掉

又到报刊征订季,毫不犹豫,继续订了2023年度的《新民晚报》。

我家四代人都是《新民晚报》的忠实读者。“我看夜报,是从28岁开始的……”1928年出生的父亲告诉我。他所说的“看夜报”,是指每天晚饭后坐在藤椅上看《新民晚报》,这是他六十多年来形成的习惯。尽管由于年迈,要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清文字,但现在“看夜报”仍是他每天的“必修课”。

父亲二十多岁进入淮海西路上的“梅林牧场”学生意,上世纪五十年代,每天忙完工作,父亲便到马路斜对面的8路公共汽车终点站,在调度室门口桌子上叠一叠夜报中取一份,并将3分钱纸币放在桌上盒子内,旋即回到办公室阅看这份刚到的晚报,其他同事就等着父亲读完争相传阅。

“记得当年的报纸是一张半(6版),我年轻时喜欢足球,最喜欢读体育新闻,连载小说也每期必看。”父亲回忆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梅林牧场搬迁到青浦并改为上海市牛奶公司第十牧场,由于路途远,没条件天天回家,父亲就住在单位宿舍。但他对晚报情有独钟,自费订了一份晚报到单位,郊区邮递员每天只有上午来牧场一次,所以收到的都是隔夜报,父亲订的这份报纸成为同事们最喜欢的读物。

后来,第十牧场改善条件有了班车,父亲可以天天回家了。听到晚报复刊的消息,父亲赶紧给家里订了一份。从此,下班回到家用罢晚餐,捧读这份报纸是全家最悠闲乐意的时光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们弟兄两家和父母亲分开住在同一小区内,我和父亲住在同一单元的五楼和二楼,一份晚报楼上楼下轮流看不方便、不过瘾,就各自订了《新民晚报》,从未间断。

如今,我也已退休多年,虽然现在信息渠道很多,可是晚报仍然牢牢吸引着我,副刊“夜光杯”和“金色池塘”是我的最爱。这几年,我也喜欢动动笔敲敲键盘,从晚报的忠实读者偶然成为“被读者”,很有成就感。

80后女儿从读初中开始也就看晚报,她和爷爷一样酷爱足球新闻,当年还有一本剪贴簿,上面都是晚报对申花队的报道,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。

2008年出生的外孙也是晚报读者,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“快乐作文”版上的每篇文章按“年级”“类别”剪下,粘贴在旧杂志上结成册。空闲时,外孙就会捧着作文剪贴本认真阅读学习。我还鼓励他积极给《新民晚报》“快乐作文”版投稿。

四代人的晚报情,还在延续着。

进错别字的坑里,令人深感惋惜。主办方领导、著名书法家鲍贤伦表示,他们之所以对文字如此认真,是为了促使作者更加重视文字基本功和学养的提高。对书法篆刻作品的文字也严格要求,对错别字绝不迁就,着实应当为之喝彩点赞!

当年,吕叔湘先生分析道,错字的来源是多方面的。主要是由于作者的笔误。有鉴于此,每个动笔作文的人,能不能首先确保自己书写和输入的文字正确无误呢?不仅仅力求在每件公文、每篇稿件上消灭错别字,在博客、微博和微信上,能不能也“嫉‘错’如仇”,谨防笔误,齐心协力与错别字绝交呢?名人、大V们,带头吧!

足球比赛中有不少术语,无疑是我的软肋,比如“二过一”,似懂非懂。幸好季老师编辑出版了厚厚一本《体育手册》,我如获至宝,靠它解决了不少问题。

《世界就在他们脚下》出版后,我非常高兴,立即分送同学和朋友。他们看过后的反应基本上是:还不算大坏。这自然包含了鼓励与客气的因素。我沾了世界杯的光,也和球迷们一样,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世界杯带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魅力与欢乐。

光阴不再,如今的我年岁老大,精力大不如从前,熬夜看球的热情不复当年之勇。不过,遇到那些我心仪的球队,还是一定会调整好作息收看。遗憾的是,我十分推崇的意大利队意外失手,未能出现在本届世界杯上。然而这就犹如人生,有高峰,也有低谷。冷对潮起潮落,笑看云卷云舒,历经沧桑,初心不改,才是真实饱满的生活与世界。

十日谈
随处可见的中国设计、中国制造大放光彩,给我们满满的参与感。
责编:徐婉青

四代人的晚报不了情

顾仲源



编者按: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不仅是球迷的狂欢,更是人人可以参与的人生记忆。今起刊登一组《我的世界记忆》。

球迷们的节日又到了。我与世界杯结缘,还得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第十二届世界杯亚太区预选赛,当时中国队一路过关斩将,杀入最后的四强赛。由容志行、迟尚斌、古广明、左树声等名将组成的国家队,以细腻精湛的技术、水银泻地般的进攻配合,大胜利科威特队,两败沙特队,这些比赛打得酣畅淋漓,荡气回肠。若不是沙特放水新西兰,中国队早在1982年就跨入世界杯大门了。尽管如此,球迷们依然公认,他们是迄今为止技术最棒、水准最高的一届国家队。

容志行们可以说为我们这代人进行了足球与世界杯的启蒙。有意思的是,之后我还与世界杯有过一次“亲密接触”,我写的第一本书的主题就是世界杯。

大约是1984年末,少儿出版社的资深体育编辑季一德老师为迎接1986年的世界杯,策划了一个相关的选题《世界就在他们脚下》。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是有关世界杯的简史,后半部分则是历届世界杯杰出球星的故事。那时我入职不久,在总编办工作,季老师也许看我闲得有些无聊,便将这一选题的后半部分交给我来写。说实话,虽然当时我对世界杯已产生了兴趣,但所知甚

少。也许是年少气盛,加上无知者无畏,我竟然答应了季老师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收集和阅读,我便鸭子被赶上架——着手开始写作了。

当时的写作条件远不能跟今天相比,遇到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影像资料太少,对那些要写的球星缺乏直观的感受。中国是从1982年开始电视转播世界杯的,而书中列出的球星大部分成名于1982年之前,我只能凭借手头的资料,在熟读的基础上加以消化

世界就在他们脚下

刘蔚

与合理的想象,然后变成自己的语言。比如荷兰巨星克鲁伊夫,他率领的荷兰足球队在1974年的世界杯掀起了全攻全守的风暴,堪称现代足球史上的一次革命。资料中描述他在与波兰队的一场比赛中,边锋伦森布林克高速下底传中,克鲁伊夫狂冲到离球门四五米处,用一个不可思议的鱼跃滑行动作,飞身将球打进球门,全场顿时欢声雷动,经久不息。媒体惊叹:克鲁伊夫不愧为“飞翔的荷兰人”。看着这些材料,我也激动了,“飞翔的荷兰人”不是瓦格纳一部同名歌剧的名字吗?克鲁伊夫太帅太神奇太浪漫了!于是,这些资料变成了电影镜头在我脑海



半江春半江秋 (中国画) 潘永帅